

- 本書電影榮獲1972年奧斯卡第45屆三大頂金像獎
- 由榮獲兩屆奧斯卡金像獎影帝：馬龍白蘭度主演
- 本書電影由《現代啓示錄》名導演：法蘭西斯卡波拉執導

美國的地下白宮·電影刪剪甚多·本書爲全譯本

教父電影小說集 出版簡介
教父II集

(美國的地下白宮)

黑手黨的崛起史詩)

● 1972年拍攝成電影，榮獲第45屆奧斯卡三大頂金像獎。

● 教父電影小說(I)2卷，原著出版立即造成全球的暢銷熱潮。

教父III集

(西西里人)

幫派的明爭暗鬥)

● 原著現象全美國小說期間排行榜榜首，已達28週之久。

● 高仕蒙電影公司，現已積極籌拍成電影。

教父



最佳影片
最佳男主角
最佳編劇

「現代啓示錄」教父續集」金像大導演
法蘭西斯卡波拉

「寫驚人之作

兩屆金像獎影帝

馬龍
白蘭度

登峯造極領銜主演

The Godfather

創電影票房收入空前紀錄

讀者文摘介紹：使您讀後，難以忘懷的一本好書

教父 2

The Godfather

教父出版有①②③集、全譯足本

讀者文摘介紹：使您讀後，難以忘懷的一本好書



第六部 西西里島

麥可逃亡至西西里島，在那裏他結婚，但又失去了妻子，且受了傷，於是他說：「告訴我爸，接我回去，告訴他希望做他的兒子。」

23

麥可在西西里島經過五個多月的放逐生活後，他終於了解他爸的地位和自己的命運，他也了解像路卡這種人何以那樣無情，以及他的母親所必須擔負的忍耐和接受的辛酸。因為在西西里他看到了不努力向命運挑戰的人，終究會失敗。同時也明白爸爲何常說的一句話：「一個人只有一種命運。」的話，他了解政府和官方的權威，是多麼憎恨任何破壞法律的人。

著一身舊裝，戴扁舌帽，麥可被送到由黑手黨所控制的中心地帶，那地方的頭子曾欠他老爸某些恩惠而非常感恩，這地區有個叫「柯爾良」的小城，但已沒有他家的親戚住在這兒，女人都老死了，所有的男人都因械鬥而死亡或偷渡到美國，或世界各地。他後來獲悉這個小城的死亡率，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高。

麥可在他單身叔父家被當成貴客，他叔父是當地的博士，已七十高齡了。黑手黨的頭子大約五十多歲，名叫唐·杜馬西諾。他同時也管轄屬於西西里最高貴家族的龐大財產，這種財產管理人是一種富人財產的監督者，保證窮人不准搶劫他們的財富。

杜馬西諾同時也控制當地的水權，他拒絕政府建所水庫，因爲那會破壞由他所操縱的利潤優厚的噴水井賣水生意，總之，他仍是老式的領袖，從不幹有關毒品或妓院的事。而他就和巴爾的摩城新崛起的黑手黨領袖，在黨政上完全不同。那些人由於受到美國歹徒集團的影響，對這些根本肆無忌憚。

此地的歹徒都是亡命之徒，在頭子的保護下，麥可一點也不怕，因為他們都很服從頭子。他們對亡命之徒的秘密都保持緘默，所以麥可在叔父塔沙博士的勢力範圍內是安全的。

塔沙雙頰紅潤，頭髮花白，身材高大，雖已七十來歲，但還是每週至巴爾的摩的妓女戶去尋花問柳。他也看書，並將所知告訴他的部下，這樣使他以為這是對愚者的一種恩惠，其實，書本對他們又能發生什麼作用呢？

晚上，他們兩人就坐在大花園裏，塔沙喜歡說黑手黨和他的歷代功勳，麥可很專心的聽著。有好幾次當杜馬西諾沉醉在花園中芳香的氣氛，醉人的美酒及優美的情調時，會談起他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個博士是富傳奇性的，很實在的人。

在這個園子裏，麥可體會出他老爸對他的影響力，黑手黨原是避難所，現在卻變成反抗幾世紀以來壓榨他們老家及人民的一個黑社會，西西里是歷史上最殘暴及強姦事件的地方。不論富人或窮人都有刑罰，擁有土地的爵士及郡主對牧人及農民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治安單位則是他們權力的工具，所以稱一個西西里人為警察，是件很嚴重的污辱，他會跟你決鬥的。

面對這野蠻的絕對權力，受害的人們懂得如何掩飾他們的仇恨及對他們所受的壓迫的恨意。當受威脅時他們決不會聲張，否則會受到報復。因此人民覺得社會是他們的敵人，所以當然要賠償人民的損失，他們便去找黑手黨。而黑手黨為鞏固其權力，便製造了靜默的律法。在此地的鄉間如果一個生人要問去鄰村的路，他不會有答案的。黑手黨的份子如犯了大錯，如槍殺他人，警察可以將他判刑下獄。但是如果被黑手黨魁裏的人殺了，則警察漠視，因為這已變成人民神聖的地方，不可凌辱。在這種淫威下，沒有正義，所以人民儘量尋求黑手黨的幫助。而在黑手黨的周遭還是有這條律令，人們也都是找黑手黨相助，他是當地的社會工作人員，保護主及地方的權威人士。

麥可在一個多月後，了解當地的結構，麥可因此明白為何他老爸寧願做個小偷、殺人犯而不做良民，因為貧困、害怕、墮落對一個人的精神打擊實在太大了，因此很多已移民的美國籍西西里人還是認為美國也有同等殘暴的權威。

塔沙意欲麥可和他一同到巴勒摩去做每週的巡視，但他拒絕了。他的左臉在西西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治，留下了從警長那兒得到的紀念品，他的臉骨拼合得很糟糕，他一向自負於他的容貌，但這次打擊非常沉重，從側面看來，臉是歪斜的，非常難看。他臉上的疼痛很嚴重，塔沙給他一些藥丸以減輕痛苦。塔沙想要替他醫臉，但他執意不肯，雖然塔沙有醫學博士之學位，但那是黑手黨頭子替他弄來的，這可見黑手黨在當地就像社會上的癌細胞一樣，功名算得了什麼？黑手黨的教父可以將博士學位當作一件禮物送給你。

麥可有許多時間可以思考，每當他到村上去散步時，總有兩個人陪他，這兩個牧人是屬於杜馬西諾的財產。島上的牧人們常被黑手黨雇來當殺手，他們以此過活。這使麥可想到他爸的王國，假使繼續壯大的話，就會如同這島上的情景一樣，會將整個國家毀掉。

在散步時，麥可總是喜歡看鄉村園景的壯觀美麗，他走過橘子園所形成的陰涼小徑，到達舊教堂之前，那兒有座石刻的大蛇，會從口裏噴出泉水，屋子有點像古羅馬的別墅，巨大的大理石門及拱圓的屋頂，現在已成廢墟，被羊群窩居著。在水平上看，不毛的山丘上閃著光，好像有堆白骨，而花園、田野、青草地則像翡翠的項鍊，裝飾這淒涼的風景。有時他走到柯爾良城，那裏有一萬八千多戶居民。去年在該城有六十多起謀殺案，死亡的魅影覆蓋這個城鎮，再過去，就是一片松杉林，這樹林打破了全都是單調田地的蒼茫景色。

當陪伴麥可時，他們身上都帶著長獵槍，它是黑手黨奪人命的散彈槍。當法西斯政府派軍要消滅

該地時，命令所有人家將牆推倒，使它高不過三尺，藉此以爲他們無法利用它來暗殺政府軍，但還是無效，警長下令凡是涉嫌爲黑手黨者都要逮捕或放逐，這樣才解決了問題。

當西西里由聯軍解放後，美國政府認爲凡是被法西斯政權關過的人都是信仰民主主義的人，因此使許多黑手黨份子都走運的當上村長或議員，使他們更猖狂可怕。

經過一天的長途散步，晚上飲烈酒佐以肉和麪餅，使麥可易於入睡，麥可在塔沙的圖書館中拿些義大利的書來看，他試講義大利方言，並在學院中選修一些學分，他在閱讀這些義大利書上花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他說的話已沒有口音了，但並不完全十分標準。但如果說他是一個來自與瑞士和德國接壤的北義大利的陌生義大利人，沒人會不相信的。

他的變形臉使他更像土著，因當地缺乏醫材，這種破相是很平常的，這在美國只要手術就可使它復原。

麥可時常想起凱，她的一笑一顰，她的身材，心中就起一陣絞痛，沒說一句道別，就離開她，有些殘忍了。對於他所殺害的兩個人他卻無半點悔意，一個要殺他父，一個則破壞了他的一生。

麥可的臉痛，一天天的加劇，塔沙一直想給他動手術，他解釋是因爲在他眼睛的下方有條神經，它能輻射出一個全部的複雜神經系統。麥可臉上的特別神經已被傷害了，也許有碎骨刺到神經裏，巴勒摩醫院的簡易手術可以永遠免除這種痛苦。

麥可拒絕了，詢問理由是：「身體來自父母。」

他真的不在乎痛，更痛的是他腦中常有一股小震顫，像摩托車的機件被灌油而毀壞了。

在麥可漸起煩憂時，他已經過了七個多月悠閒的農村生活，此時杜馬西諾變得更忙，他很少見到他。因他有了麻煩，一位新的黑手黨領袖崛起。戰後的繁榮，使青年都想去推翻舊日黑手黨，他們輕

視的稱舊領袖爲「大鬍子彼得斯」。杜馬西諾忙著保護他的權力，所以麥可失去了這老人的陪伴。麥可容忍塔沙的故事，歷史的循環又開始了。

一日早晨，麥可決定到柯爾良的山上去徒步旅行，當然還是有兩個人陪伴他，這種單獨遊蕩對一個土著來說也不安全，這地區被土匪佔領著，黑手黨彼此廝殺著，每個人在途中隨時都有殺身之禍，或被誤爲小倉庫之賊。

倉庫是設在田間的稻草造的茅舍，做爲置放農具及休工之處，所以他們不住在耕地附近，日出行到老遠的田裏工作，假如一個工人到達他的庫房發現被劫，有一個受傷的人在那，那他這日的工資就沒了，黑手黨人經過證明法律之無效，便將農民置於其保衛之下，以典型的方式解決問題，所有的倉庫盜賊格殺勿論。當然其間難免會有無辜的人因而冤死，如果麥可倒楣碰到槍劫，而有人可以擔保他就無罪。

在陽光亮麗的早晨，他們出發旅行。兩人中的一個是低能者，靜默的，有張印第安人的臉，身材瘦小，名叫卡洛。

另外一個，個性外向，年輕，也見過世面。身上刺滿花紋，戰時曾當過義大利海軍，在村中以紋身知名，在某種原因下，法比里奇戰後回到出生地，不太在意身上刺著男女裸體纏綿的風景紋，雖然它代表一個西西里人的忠誠。

他常和麥可開美國的玩笑。當然，他不可能老隱瞞真正的國籍，而他們也一直不知道他是誰，他們也不會對外洩漏。法比里奇有時帶給他一塊剛用牛奶製好的新鮮乳酪。

灰塵高漲，路上有驢子拉的載貨車經過。地上長滿了粉紅色的花，許多橘園及一叢叢的杏樹及橄欖樹，這些使麥可很驚奇，由於想像該地的貧乏，卻出奇的豐富美麗，他反而覺得爲何有這麼多人捨

得離開，實在太遺憾了。

他計劃步行到沿岸的鄉村馬他拉去，晚上再乘車回柯爾良，如此累的一天當易入睡。兩個牧人帶著背包，裝滿路上要吃的麵包及乳酪，好像要去打獵似的。

這是十分美的早上，麥可覺得好像他孩提時代在夏晨去打球的感覺一樣。每天清理淨爽，像現在一樣。西西里長滿了美麗的花、橘子，檸檬花的芳香是這麼濃，甚至連他那被壓迫受傷的臉，也能嗅出它。

他破碎的左臉已好了，但是骨頭沒有長好，擠壓著鼻子，使他的左眼也受了傷，同時也使他的鼻子不斷的流鼻涕，他身上帶著滿是黏液的手帕，並且像許多農人將鼻涕擤到地上去，他以前很鄙視這種方式，現在他反而鄙視帶著手帕，而將鼻涕擤到陰溝中。

他覺得面上有壓迫感，塔沙說這是鼻骨的擠壓，使得碎骨沒法醫好。醫生建議他到巴勒摩的醫院去檢查並動手術，否則那兒的骨頭將會破碎，他還是拒絕了。

當天他們並沒到達海邊，大約走了十五公哩，他們休息並吃午餐，法比里奇一直不停的說他將來要去美國，餐後他們躺在樹蔭下，法比里奇解開衣服，收縮他的胃部肌肉，使紋身更誘人，他胸上裸體的一對男女被生氣的丈夫以匕首刺入，戳穿了他們的肌肉而痛苦的轉動著，這情景使他們感到有趣，而在這時，麥可被義大利人所謂的「霹靂」擊中了。

橘園過去是帶狀的田野，從樹林到路的底端是棟別墅，古老的如同廢墟，它有大理石門及圓柱的小宮殿式的房子。從那些柱子後走出來一群村姑，後面跟著兩個穿黑衣的胖婦人。她們是村中的人，顯然替當地男爵清掃別墅爲他冬天的住處做準備。現在她們出來採花以裝飾房子，女孩子沒注意到在橘園裏休憩的人，她們走近了。

她們穿著低廉的花布衫，緊裹著她們的身子，都很年輕，但是有早熟的，被陽光曬透的肌膚。她們中的三四位開始在追一個女孩，向叢林跑來，被追的女孩左手中拿了一大串紫葡萄，並用右手將葡萄摘下來丟她們，她有一頭美麗的黑髮，她的身子豐滿的似乎要爆炸了。

剛要近樹林時，她嚇到了，看到不同顏色的男人衣服，她以足尖站在那兒，她似奔跑的小鹿。她靠得很近，使他們能看清她的面部。

她的臉蛋、眼睛、額頭都是滾圓的，她的皮膚細膩似乳，她的大而圓的眼睛是深紫羅蘭色，有長而深的黑棕色眼影在她可愛的面龐上。她的嘴唇豐滿而不肥厚，甜蜜無比，帶有深紫紅的葡萄汁。她有令人難以相信的美，法比里奇開玩笑的低語：「上帝奪走我的靈魂吧！我幾乎窒息而死。」

她似乎聽到了，拔起腳來急奔回去，她那在裙下的臀部擺動得很厲害，那麼天真無邪，那麼誘人。當她到達她朋友中時，她又轉身過來，她張開手臂，將滿手的葡萄丟向樹林裏，在穿黑衣服的肥胖婦人罵聲下，女孩子笑著跑走了。

麥可發覺自己激動的站起來，心跳加速，有點頭暈，血脈在飛漲，加上島上的花香都衝入他的呼吸中，他似乎魂都被勾走了，然後他聽到兩個牧人的笑聲：「你被電擊了！」法比里奇說著用手拍拍他，甚至卡洛也變得友善起來，拍著他的手，帶著情感說：「心情放輕鬆！小子！」麥可卻好像失去了知覺，法比里奇給他點酒，麥可重打一下自己，以清醒一下，他說：「你們兩個該死的傢伙在嘮叨什麼？」

他們兩個都笑了，卡洛嚴肅的說：「你不能將霹靂隱藏著，當它擊中你，每個人都看得到它，上帝，小子不要怕羞，許多人都求之不得，你是個幸運的人。」

麥可不輕易表現他的感情，這是他一生中首次有的經驗，它不若青春期的戀愛，也不像凱接受他

的愛，這是一種不可壓抑的佔有慾，基於她的甜美，聰慧的情愛。一個女孩的情影深藏在腦海中。他知道他一日沒見到她，他會無法入睡的。他的生命變得很單純了，只固定在某一點上，他和凱不再可能成情侶，雖然他時常懷念她，但他終究是一個謀殺犯，一個在逃的黑手黨徒，但是現在凱已完全不在他的潛意識中。

「我們到村子裏去找找她，誰知道呢？也許她比我們想像的更珍貴，對於雷擊只有一種療法，啊！卡洛！」

卡洛點點頭，麥可沒說話，跟著兩個牧人開始走向那鄉村。

這村莊集中在有噴水池的廣場四周，在主要的街上有商店、酒店和一個有三張桌子的小咖啡店。他們找了張桌子坐下。沒有女孩子的踪影，這村中頗為冷清，只有幾個小男孩和閒蕩的驢子。

咖啡館主人走來招呼他們，他短小粗壯，他放一盤豆子在桌上，「你們是陌生人，所以我勸你們喝我釀的酒，它是義大利最好的酒。」

他們要了一壺，酒比他們想像的要好，法比里奇對老闆說：「我想你一定對這很熟，我們看到一些漂亮的女孩走過來，其中一個特別漂亮，使我們的朋友一見鍾情。」他用手指了下來可。

咖啡店老闆重新用有趣的目光看他，這個破相實在很平凡，不值得再看，但對一見鍾情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說：「你最好帶瓶酒回家，朋友，你今晚需要好好睡一覺。」

「你知道一個滿頭鬚髮的女孩嗎？乳白色的皮膚，眼睛大而黑，你認得她嗎？」麥可問道。
「不！我不知道。」老闆轉身走向店中。

他們三個慢慢的飲著，喝完一壺又再叫時，老闆沒出來，法比里奇隨著他進入店中，出來對麥可裝鬼臉，「誠如我所想的，我們剛才說的是他女兒，現在他正在後房發脾氣，恐對我們不利，我想趕

緊回到柯爾良去。」

雖然在這住了好久，但他始終不習慣此地對性的敏感，甚至不能適應，但這兩個牧人似乎當它是一會事，等著他離開。法比里奇說：「那個老頭說他有兩個兒子，只要一吹哨，就有一群人來，我們快走吧！」

麥可白了他一眼，至目前為止，他始終是個冷靜且有禮的人，從他躲在這後，他必須做些男子漢該做的事。這是第一次他們見到他的白眼。杜馬西諾知道他的底細，一直留意著他，把他奉若神明。但這些下人則認為麥可是一個不太聰明的人，麥可的冷眼，使他們收斂了笑容，也消除他們一向的友善。

麥可看到他們的敬畏，便對他們說：「把他帶到這裏來。」

他們迅速的持槍進去店中，幾秒鐘後，挾著老闊出現，這個粗壯的人看來不畏怕，但是他却帶著謹慎而憤怒的神色。

麥可由椅中轉過身子，冷視良久，然後平靜的說：「我知道談論你的女兒是冒犯了你，我向你道歉，我是個生人，不懂貴國習俗，但是我並無惡意。」

這兩個牧人很驚奇，從未見過他如此饒態腔調說話，雖然在道歉，但卻含著命令式，知道這並非和農人交易，這老闊更加謹慎了。他說：「你到底是誰？想要對我女兒怎麼樣？」

麥可直接的說：「我是逃亡在貴國的美國人，名叫麥可。你可以向警方告密而得獎金，但是你的女兒就要失去父親，所以你不如讓她擁有一個丈夫。無論如何，在你的家人面前，我想見令媛一面，我以最高的禮節向她致敬。我是個老實人，不會污辱令媛，我要和她聊天，假如我們都有意的話就結婚，如果不的話，你就不會再見到我。她也許會覺得我不合適，但沒人能改變它，到了適當的時機我

會告訴你關於我的一切，那是我的老丈人必須要知道的。」

三個人都驚奇的看着他，法比里奇敬長的說：「真的是一見鍾情。」這回老闆看起來不那麼自信與藐視以及生氣了。最後他問：「你是這些朋友的朋友嗎？」

黑手黨的字眼從來不被一般的義大利人大聲說出，假如麥可是的話，那就接近老闆的要求。麥可說：「不，我在這個國家是陌生人。」

老闆又看了他一眼，再看看那兩個牧人。記起了他們怎麼進來他的店裏說他們的頭子要跟他談，老闆會生氣的叫他們滾蛋，其中一個對他說：「你最好親自去對他說。」所以他就出來了，現在他知道最好對這個陌生人表示禮貌一點，他因而恨恨的說：「你週日中午來，我名叫維特力，我的家是在村腳下，你到咖啡店來，我帶你去。」

法比里奇想說話卻被麥可以眼色制止，這牧人的舌頭因而僵住，這些都沒逃過維特力的眼睛，所以當他站起來伸手時，店主人立刻掛着微笑和他握手。他將要做些調查，假如答案是錯的話，他就要他的兒子以槍對付麥可。老闆並未守約，他相信他將要走運。他想他女兒的美麗會帶給她幸運。這樣好極了，一些地方上的年輕人已經開始追她了，而這個陌生人將可把他們嚇走。維特力為表示親善，送他們一瓶他最好的酒。他注意帳是牧人付的，這個使他更認為麥可比他們兩人高一級，他們是他的隨從。

麥可對他的步行不再感興趣，他們雇了部車回到柯爾良，在晚餐前，塔沙已經從牧人處知道今日之事。這晚，坐在花園裏，塔沙對杜馬西諾說：「今天我們的朋友被電擊中了。」

杜馬西諾卻不驚奇，他低沉的說：「我希望在巴勒摩的那些年輕人也得到電擊，這樣也許我們會太平些。」他指的是新黑手黨領袖。

麥可說：「我要你告訴那兩個牧人別在週日跟著我，我要去那女孩家午餐。」

杜馬西諾搖搖頭說：「我必須對令尊負責，別要求這些，如果你要結婚，除非令尊同意，我才同意。」

「杜馬西諾，你是了解家父的，他向來不喜歡聽不動聽的話的，除非要照他的意思，否則，一切都白搭。他已好久沒有我的消息了，我知道那兩個牧人是保衛我的，我不想添麻煩，他們仍跟我去，但是如果我要結婚，我就結婚，我不需要家父干涉我的私人生活，如果他讓你這麼做的話，那是一種侮辱。」

「當然，結婚是免不了的，我知道你的情感，她是個出生於有聲望的家中的好女孩，你不能對她家不忠，否則你會流血而死。同時我也不允許這事的發生。」

「她也許不會同意，她是個少女，會覺得我太老。我需要些錢買禮物，同時我想我要輛車子。」

「法比里奇會替你準備一切，他很聰明，明早我會給你些錢，同時我會通知令尊，這是我必須做的。」

「你有沒有法子可以止住這該死的鼻涕？我不能讓女孩老是在看我流鼻涕。」

「在你去看她之前，我給你塗些藥，它會使你的肌肉麻痺，但是別擔心，你總不會親吻她吧？」博士和杜馬西諾都因這句幽默而笑了。

到了週日，麥可有一部阿法羅密歐的車子，外觀不美但頗實用。他又乘車至巴勒摩為女孩及家人買禮物。他知道女孩名叫阿波羅娜，每晚在床上都會想著她美麗和那可愛的名字。翻滾一陣，喝了大量的酒，他才能入睡。

週日，當教堂的鐘聲響徹全城時，他駕車到女孩家去。咖啡店近了，維特力斜靠在他的樓梯亭等

待著。麥可要卡洛和法比里奇只在咖啡店等候著，他們不用到女孩家去。

他們一一握手，麥可拎著三包禮物和維特力走向他山上的家，他家比普通人家大，可見維特力並不窮困。

屋內擺著是以玻璃框著的瑪利亞聖母像，許願的紅色火花閃在她腳下。他兩個兒子也穿黑禮服等著，他們由於在田中工作的緣故，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大。女主人是個精力旺盛的婦人，和她丈夫一樣強壯。但沒見到那女孩的影子。

介紹過後，麥可根本無心去聽，他們也許就坐在起居室或是飯廳裏。屋內堆著各式家具，顯得很零亂，房間並不大，但在此地已屬中上階級。

麥可將禮物交給辛格諾·維特力及亞格諾拉·維特力，給父親的是個金質的雪茄煙草割機。給母親的是在巴勒摩買的上等衣飾，還有一包是給女孩的禮物。他們以沉默的感激接受了它，送他們禮物太早了，在他第二次拜訪前，他實在不用送的。

男主人以鄉村的習俗對他說：「不要以為我們會這麼輕易的歡迎一個陌生人到我家來，那是因為杜馬西諾擔保你的人品的原因。在這裏，沒有人會對好人的話懷疑，所以我們歡迎你。但是我要再說，如你真喜歡我女兒的話，那我必須要對你的家庭多了解些，你要知道，你家是不在這個國家裏。」

「隨時你希望知道何事，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不是好窺視他人的人，讓我坦白的說，你現在是以杜馬西諾的友誼而受到我家的歡迎。」辛格諾·維特力說。

雖然鼻子上擦了藥，但他還是聞出有女孩子在房間裏的氣息，他轉過身，見她站在通往屋後的走道上，這味道是鮮花及檸檬花的香味，但在她髮上並未戴東西，她衣服上也沒佩飾，無疑的這是她最

好的衣服，她端莊的垂下眼簾，坐在她母親身邊時，她飛快地投給他一個微笑。

麥可又再度覺得呼吸加速，好像有東西在體內高漲，而且有很大的慾望想得到她。他開始了解義大利男人的嫉妬心態。此時，他想殺掉任何競爭者，他想擁有她就像守財奴想佔有金錢那般瘋狂，像土地種植者想擁有塊地那樣飢渴。沒有什麼可以阻止他擁有這女孩，佔有她，將她像犯人似的關在屋裏，由他守護著。他甚至不讓任何人看她，甚至她看她弟兄，他都憤怒的給他們一個惡眼。

麥可在巴勒摩替自己買新衣服，不再農夫裝束，這樣使他家認為麥可是屬於頭子那類的人。他那破相並不如想像的醜惡，因為他的另一側面是多麼英俊，這甚至使他的破相顯得很有趣。

麥可看著女孩的瓜子臉蛋，現在她的嘴唇是深紅色的，顏色如此深，是因為血在裏面沸騰著。他竟不敢直呼她的名字，說：「有一天我在橘園中看到妳，當妳跑走的時候，我希望沒把妳嚇到！」

女孩抬起眼睛看了他一下，她搖搖頭。但是那美麗的目光使麥可望向他處，她母親嚴肅的說：「阿波羅娜，跟他說幾句，他從老遠的地方來看妳。」但是女孩的睫毛還是垂著，好像蝴蝶的翅膀橫在她眼上，麥可拿給她用金紙包裝的禮物，女孩拘謹地把它放在膝上，「孩子，打開它。」父親說。但是她並未動手，她的手小而呈茶色。她母親卻急躁的打開它，但卻小心的不去撕破這珍貴的紙。這紅色的天鵝絨珠寶盒使她怔住了。她的手從沒拿過這種東西，她竟不知如何打開，但她憑本能打開了，並拿出禮物。

那是一串掛在頸上的貴重的金鍊子，使他們感到嚴重的不僅因它貴重，而是這種禮物在這習俗中同時也是最重要意願的聲明。它至少是一種求婚，或者有結婚的意念。他們不能再懷疑這個陌生人的忠誠，並且也不能再否認他的存在了。

阿波羅娜還是沒碰她的禮物，她母親拿起來讓她看，這時她抬起眼睛，然後看看麥可，她的棕色

眼睛很莊嚴，她說：「謝謝。」這是他首次聆聽她的聲音。

這聲音宛若天鵝般柔軟而害羞，使麥可的耳朵似鈴在響。他不看她而和她的雙親聊天。那是因為看到她會使他意亂情迷，他注意到，不論她的衣服多寬鬆，她身子還是性感的透出來。他同時也看到她深乳色皮膚，由於血液在她臉上搏動而變得更深了。

最後站起來要告辭，全家人也站起來，他們拘謹的道別，這女孩終於面對他了，他感到她的手在他手中的顫動，她的皮膚溫暖但很粗糙，十足農家本色。父親陪他走下山到他車旁，並邀他下週來午餐，麥可點點頭，但他知道他不能等待一週之久才見到她。

他第二天就等不及的，一個人駕車到村裏與她父親聊天。維特力同情他，因而通知他妻女到咖啡店裏一聚。這次聚會氣氛較好，這女孩也比較不害羞，說了些話，她穿著日常服裝，這樣使她的膚色顯得更棒。

第二天同樣的情形又發生著，但這回她戴上他送的項鍊，他對她笑，知道這是對他的一種暗示。他和她一起上山，她母親跟著，要使他們兩個年輕人身體不接觸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她絆倒了並倒向他，他趕緊扶住她，她的身子在他手中是多麼軟香，生動，有一股波濤自他體內升起。他們看不到她的母親在他們背後笑著，因為她女兒是隻山上的羚羊，從沒跌倒過。他不住的微笑，因為這是她和他能夠唯一握手的機會。

這樣持續了兩週，麥可每回都帶禮物來，漸漸她變得更不害羞，但是他們在約會時，仍有保護人在場。她是不識字的村姑，對世界毫無認識，但是她對生命有份渴望，如能在知識上幫助她，與她相處會更有趣。麥可進行著每一件事，而且他也知道女孩並非被他吸引，而是因為他富有，婚禮的日子決定在兩週後的星期日。